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法研究论稿 / 张宝胜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 - 7 - 80730 - 329 - 9

I. 语... II. 张... III. 汉语—语法—文集
IV. H1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9950 号



语法研究论稿

作 者——张宝胜

责任编辑——刘 娴

封面设计——肖 艳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8.5

字 数——21.5 万

版 次——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4 000 册

书 号——ISBN 978 - 7 - 80730 - 329 - 9 / H · 36

定 价——2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序	1
---------	---

语法研究方法论

乔姆斯基的语言观与方法论	3
语法研究方法的嬗变	13

配价语法研究

德汉动词配价对比研究说略	25
配价成分的确定和汉语二价动词	38
交互类动词配价研究	47
存现句动词的配价问题	56
配价语法和“对+N+的+X”短语的歧义问题	63
〔附〕“对”字短语作定语的歧义问题	刘 顺 75
“现代汉语置放动词配价研究”补议	80
〔附〕现代汉语置放动词配价研究	徐 峰 91

功能语法研究

“ A 一点儿 ”和“ A 了一点儿 ”.....	111
关于动词重叠的几个问题	119
也谈状位“ 形容词+点 ”的入位条件和语义取值	131
〔附〕 状位“ 形容词+‘点’ ”的入位条件和语义取值 萧国政	144
再说“ 怀疑 ”.....	155
副词“ 才 ”的主观性	167
副词“ 还 ”的主观性	183
也说“ 复句三域 ”.....	194
“ 名 ₁ (代)+的+名 ₂ ”中“ 名 ₂ ”的省略	210
认知语法二题	226
成语的句法——语义功能	234
与双宾句相关的两个问题	245
后记	258

序

我友张宝胜君来信说,他的著作《语法研究论稿》要在学林出版社出版,我着实为老朋友出书感到高兴。又过了几天,他来信索“序”,这就不光是高兴的事儿,又有了“新任务”了。之所以说“新”,是因为从没有给别人写过“序”。但老友盛情难却,并且他认为同辈之间最能达到互相了解,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我与宝胜兄不但在学界属同辈,而且有着近乎一样的经历:都是“文革”前的“老三届”高中生,都是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制度后79年考取的研究生,又都先后在国外学习、工作了若干年。我回国后,2004年10月在福州召开的第十三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上,我们才得以见面。他报告的论文是《也说“复句三域”》。这个题目在我国语言学界很新鲜(只有沈家煊先生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也很重要,其观点突破了传统的复句分析老

框框,使用了一种崭新的分析和理解方法。宝胜兄的那篇文章也写得很有深度,对沈先生的论述做了很重要的补充发挥。我好奇地问他是否读过国外的相关文献,他说没有。这不能不让我对他刮目相看,说“那你是无师自通了”;他说“比葫芦画瓢而已”。

宝胜兄是德语专业出身,搞汉语本体研究可以说主要是业余自学的结果。我们两人都有某种程度的自学经验。有过自学经历的人在学术上往往更少束缚,这也使我们彼此更觉观点相通。人们常常觉得“自学成才”难。而我们两人的看法相反:在现行正规教育体制下,学生不得不去学许多自己不感兴趣或无用的东西,以及一些连讲课老师自己也不那么相信的教条等等,学生的创造性、能动性在这样教条式的教育下很容易被扼杀,因此,受正规教育要成才也难!

在那次会议上,我们促膝长谈,发现彼此有着相同的志趣和喜好,就都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之后,我开始注意宝胜兄发表的文章,如《副词“还”的主观性》(载《语言科学》2003年第5期)、《与双宾句相关的两个问题》(载《汉语学报》2006年第2期)等,并且通过电子邮件谈我对他文章的看法。于是,我们相交日深,对他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既然是“序”,就得就着“书”说事儿。这本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三部分“功能语法研究”是全书的重点。而功能主义恰是宝胜兄语法研究的强项。我们从本书的第三部分,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功力和研究特点。

吃透理论,深入浅出,这应该是本书的第一个特色。

宝胜兄曾跟我说过,他作汉语认知功能语法的研究,主要得益于沈家煊先生的《不对称和标记论》。沈先生的这部著作出版于1999年,而本书的论文《再说“怀疑”》,他2000年就写成了(在第十一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并收入《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一)》,商务印书馆2002年4月)。这篇文章运用标记理论,不是“穿靴戴帽”式的摆弄时髦新名词新术语,而是先下大工夫吃透

沈先生介绍的理论,再运用它发掘问题,深入研究,并用通俗浅显的语言表达。该文先论证了“怀疑”的两个义项跟宾语位置的关联模式:

	怀疑 ₁ (猜测)	怀疑 ₂ (不很相信)
宾语居后	+	+
宾语居前	-	+

又发现了“怀疑”的两个义项跟宾语的褒义和贬义所形成的无标记组配:

无标记组配	无标记组配
怀疑 ₁ (猜测)	怀疑 ₂ (不很相信)
贬义宾语	褒义宾语

并且,又从社会文化道德规范方面对这两个无标记组配作出了解释。这就比以往的研究大大深入了一步。

就老问题写文章,写出新义来,这应该是本书的第二个特色。

毋庸讳言,本书的许多篇目是老生常谈,冠以“再”、“也”等字样便是一个明证。但这又恰恰是宝胜兄研究问题的特点。一个语言现象,一个语法问题,许多人,包括名家已经作过深入的研究,是不是别人就不能问津了呢?不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善于发现以往研究工作中的缺失,正是科学研究工作者应当具备的学术素质。这本著作证明宝胜兄是具备了 this 素质的,我们可以从《也谈状位“形容词+点”的入位条件和语义取值》(原载《中国语文》2000年第2期)、《成语的句法—语义功能》(原载《汉语学习》2006年第4期)等篇目清楚地看出来。语言研究中能发现前所未有的大问题、新问题,固然可喜可贺;但是,发现不了大问题、新问题,就着老问题做一点“拾遗补缺”的研究,写一点“也谈”、“再说”之类的文章,只要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写出自己的观点,写出新义,就同样是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同样可以推动研究的发展。

现在不少学者都很重视引进新方法、新理论。但是引进不是皮毛地采用一些新术语、新理论框架来套汉语。重要的是要做到“钻进去,走出来”。也就是要吃透理论,发掘问题。

据我所知,许多研究生、青年语言学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常常为找不到研究题目而头疼。我建议大家可以在阅读、学习语言学文献的同时,认真想一想以往的研究是否尽善尽美,看看能不能从前人的研究中发现一点他们的漏洞,如果发现了,设法把它补起来,就老问题写新文章。这一点,或许也可以从张宝胜君的这本书中得到一些启示。

读了宝胜兄的书稿,觉得一个缺憾是,其中关于汉、德比较的文章只有一篇,看来他还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背景优势。汉、德语法比较在我国搞的人不多,这与外语学界人士熟悉汉语语法理论的人很少有关。而宝胜兄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不加以发挥很可惜。我相信汉、德语法比较具有独特的价值。现代汉语和现代德语在兼有前置核心和后置核心双重特征这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首先,两种语言都同时兼有前置词和后置词。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是SVO,但具有所有状语都前置这一SOV语言的表现:这在SVO语言中是很少见的。现代德语从句的基本语序是SOV,但是主句则通常采用所谓的V2语序,即限定动词出现在第二个位置;第一个位置常常是主语,但也可以是其他的“话题化”成分。现代德语虽然以后置关系子句为主,但也允许前置关系小句,这在人类语言中也是很少见的。总之,这两种语言都是类型学上很有特点的语言。我寄希望于宝胜兄今后能在汉、德语法比较方面能获得有趣的发现。

是为序。

陆丙甫

2007年春节前夕 于上海师范大学

语法研究方法论

乔姆斯基的语言观与方法论

1957年,语言学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本薄薄的语言专著《句法结构》问世了,它的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曼·乔姆斯基(Norman Chomsky)创立了转换生成语法。他高举“反叛”的旗帜,向传统语法、结构主义等以往的所有语言学流派挑战,可谓破关斩将,所向披靡。几十年来,转换生成语法以其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研究方法,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语言学界的普遍关注,而被称为“乔姆斯基革命”。正如英国语言学家约翰·莱昂斯(John Lyons)所说:“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管是对是错,无疑是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的语法理论;凡是希望跟上语言学当前发展的语言学家,都不能无视乔姆斯基的理论主张。”事实就是如此,当代语言学流派可谓多矣,然而,不论他们对乔姆斯基主义持何种态度,往往都把生成语法理论作为参照系,来阐明自己的学术立场;而且,

乔姆斯基革命的影响度,远远超越了语言学的范围,它影响到哲学、心理学、神经生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广大领域,因此,乔姆斯基发动的这场语言革命被认为是“生物学中的达尔文革命”,而乔姆斯基本人则被誉为哥白尼式的“当代思想大师”。所以,深入认识和正确评价乔姆斯基的语言观和方法论,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

语言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掌握了自己母语的人总能说出合乎该语言语法的句子,而一般不会说出违反该语言语法的句子?为什么智商高低不等的儿童在学习其他学科时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而几乎是用相同的时间,就可以同样掌握和运用自己的母语?为什么语言这种极其复杂的心理现象,只受制于几条、几十条有限的语法规则?诸如此类的问题,从传统语言学到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从来无人问津的。好像这些问题本来就是这样的“天经地义”,不言自明。而乔姆斯基的伟大之处,正是从这些熟视无睹、司空见惯的“无问题”中提出了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又是语言学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结构主义学派的语言学目的就是研究实际听到的话语,总结规律,归纳分类。这类语言学目的在乔姆斯基看来无疑是自设藩篱。因为话语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穷尽的无限大的集合,一个、几个乃至几十个语言学家所研究的语言材料同这个“无限大”相比总是片面的、局部的。所以,要搞清楚语言到底是什么,语言学家必须研究人类特有的语言能力。这种人类特有的语言能力表现为:人类能够理解以前从没听过的话语,能够说出别人以前从没有说过的话语;能够自动识别有歧义的句子,能够辨认语义相同的句子;智力正常的儿童,几乎可以不经学习,就能在短短几年内掌握自己的母语。同语言这种极其复杂的现象相比,哪怕是容易得多的一

种技能,也不是儿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掌握的。乔姆斯基大胆地提出一种假设,认为人类所具有的这种语言能力是先天就有的,是由人类的遗传属性决定的。也就是说,是人类的遗传基因决定了人类具有语言能力。

乔姆斯基的“内在”假设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个时期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鼎盛时期,而乔姆斯基本人也是当时美国结构语言学大师哈里斯(Z. S. Harries)的受业弟子。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统天下里,语言研究是严格经验主义的。结构主义把言语行为仅仅看作“刺激—反应”的过程。它片面强调归纳法,只注意语言材料的收集、描写和归类,而不注意理论的解释;它只注意语言形式,而排斥语义;它只分析语言的表面结构,而忽视语言的深层机制。这一切不能不使语言研究带有严重的局限性。而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随着语言学与其他有关学科横向联系的日益增多,语言学家开始意识到结构主义体系的缺陷,终于,结构主义的阵营乱了阵脚,接踵而来的是一场语言学革命风暴。1957 年,乔姆斯基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转换生成语法专著《句法结构》,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理论目标和研究方法等各方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59 年,他又发表了《评斯金纳的言语行为》,对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以及整个现代经验主义观点发起全面攻击,首次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内在”假设。乔姆斯基提出,人同动物的最主要区别之一,就是人类天生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有的语言能力。人类的语言能力突出地表现为人类语言的创造性,即人类有创造和理解新语句的能力。人类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不是像鹦鹉学舌那样机械模仿或受习惯支配,而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在正常的言语活动中,人们所说的许多句子完全是新的,决不是重复过去已经听过或者说过的句子。一种语言的词汇即使不变,它能生成的合格句子在数量上也是无限的。根据米勒(G. A. Miller)计算,如果每个英语句子有 20 个单词,那么这种组合搭配起来的句子数目多达 10 的 20 次方,仅听完一遍这些句子就需要很长的时

间。因此,从理论上讲,要掌握一门语言只通过刺激、模仿和强化训练的途径是不可能的。从实践上看,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也说明了人类的大脑天生具有一种“语言习得装置”(LAD),否则,无以解释为什么智力不等的儿童到了一定年龄都会自然地掌握语言,就像他们不经过学习就会走路一样。人类这种先天的,由遗传决定的“语言机制”在后天环境的诱发下,变为实际的语言能力。比如,在英语的环境里,通过先天机制对可能语法的选择、调整并最终掌握了英语。由遗传决定的人类语言机制的初始状态(initial state)是整个人类共同的。儿童的先天“语言习得装置”保证了在给定的语言社区内,具有不同经验的儿童可以得到彼此相当的、几乎一致的语法。最后确定下来的语言实现能力叫做稳定态(steady state)。

由于乔姆斯基一反传统,公然声称人的语言能力是天生的,而不是外部环境和后天经验决定的,因此必然招致一些批评和非难。它的理论很容易被误解为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实际上,乔姆斯基的“天生”概念不是指人一生下来就能开口说话,而是指人具有学会一种语言的生物学上的潜能或倾向。就像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写字、算数学题,但人生下来就具有学会写字、算数学题的内在因素——具有复杂结构和神经系统的大脑。这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当然,遗传基因并不能决定行为本身。而是说它确实能引起这种行为倾向,使人具备习得语言的能力。因此,把乔姆斯基的“内在”假设说成是唯心主义的学术观点,乃是一种误解。

二

在乔姆斯基之前的语言学家,都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语法是第二性的,因为语法是从语言中抽象出来的。在乔姆斯基看来,则恰恰相反。语言是一切可能生成句子组成的集合,是举不穷,说不

尽的,是一个无限大,它根本不可能是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客体。而语法倒是客观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语法就是在大脑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心理能力。这就是乔姆斯基提出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不同于以往语言学家心目中的那个“语法”的语法。

乔姆斯基认为,人类语言的复杂性绝不可能只通过人的外部行为得到说明,而必须从人的内部结构中寻找原因。他反对洛克的“白板”论,认为人脑里天生具有“语言习得装置”。通过这个“语言习得装置”,人类对他们最初接触到的语言原始材料进行加工,从中抽象出一套能够造出大量新句的句法、语义和语音规则。“语言习得装置”包含一套高度限制和适用一切语法的总原则,即普遍语法。普遍语法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英语语法、俄语语法或汉语语法等个别语法(particular grammar),而是产生个别语法的基础,是所有人类语言必须满足的条件,它制约着人类语言的结构规律。说穿了,普遍语法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语法”的那些条条框框,而是人类遗传的生物属性。在经验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状态的变化,普遍语法就形成一种语言的个别语法。

乔姆斯基以抽象代数做类比,简单清楚地说明了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的关系。他在《语言与责任》(*Language and Responsibility*)一书中精辟地论述道:“每种抽象代数可以由许多不同的真实系统来实现,也许是物体旋转系统。以一种相似的方式,语言学的形式系统可以对应不同的真实系统。”普遍语法是任何具体语言都适合的抽象原则系统,它在具体语言中的现实化,就是个别语言的语法规则系统。语言的普遍现象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中分为两类:实质普遍现象(substantive universals)和形式普遍现象(formal universals)。前者如各种语言中的“阴性”、“阳性”、“有生命”、“无生命”等词义成分,后者是决定特定语言的语法规则的形式和操作方式的一般原则。

20世纪80年代初期,乔姆斯基提出的管辖与约束理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以下简称管约论)就属于普遍

语法,我们以一个例子来说明普遍语法的性质。

- (1) a. 小王喜欢他。
b. 小王说他喜欢小李。

(1)a里“小王”和“他”不能指同一个对象,(1)b里的“小王”和“他”可以指同一个对象(当然也可以不指同一个对象),这种语言现象同样可以出现在相应的英语句子里。

- (2) a. Xiao Wang loves him.
b. Xiao Wang said that he loves Xiao Li.

(2)a里 Xiao Wang 和 him 不能指同一个对象,(2)b里的 Xiao Wang 和 he 可以指同一个对象。如何解释这一语言现象?无论是传统语法还是结构主义都束手无策。乔姆斯基把这类语言现象称为形式普遍现象,纳入普遍语法的研究范围。用管约论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上述语言事实:(1)a里代词“他”和“小王”在同一管辖语域之内,因而“他”不受“小王”的约束,即“他”和“小王”不能指同一对象;但是(1)b里的“他”和“小王”不在同一管辖语域内,所以“他”可以受“小王”的约束,因而可以指同一对象。

为什么所有人类语言中都有这些共同的现象和限制条件呢?乔姆斯基认为,这是因为人类具有相同的大脑结构,而人类语言的结构是由人脑的结构决定的,因此,所谓普遍语法,在乔姆斯基看来,并不是生成语法学派以外的语言学家们所认为的语法现象和语法规律,而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人类共有的生物学上的能力,是获取语言经验的先决条件,语言习得过程实际上是在一种经验触发下语言的心智器官的生长发育过程,经验和环境只起触发作用而不起决定作用。没有普遍语法,人类就不可能获得语言。

三

1966年,乔姆斯基发表了《笛卡儿语言学》一书,宣称他的转换生成语法是从笛卡儿唯理主义哲学那里汲取了巨大的营养,可以说是笛卡儿唯理主义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最明显的不同是,乔姆斯基在其语言研究工作中,自始至终都使用假说—演绎的方法,这同结构主义的“看家宝”——归纳法,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乔姆斯基把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看做是科学假说,它建立在有限材料的基础上,是有待验证的假定性理论,即使对“先天性语言习得机制”,乔姆斯基也只不过把它看做是“先天假说”,希望找到具有这种理论所表达性质的神经和生物系统,以此为证据去确证它或否证它。在语言学这一非纯粹自然科学领域使用假说—演绎法,这是思想上的一个突破。

乔姆斯基的假说—演绎方法,使他特别重视理论上的构造。这同结构主义的重事实、重材料的研究方法恰又形成鲜明的对照。乔姆斯基宣称,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可以从材料的归纳中直接得出。研究普遍语法,仅仅以英语这一个语种的语料和素材,这在结构主义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乔姆斯基却认为,既然代表人类语言能力的语言普遍现象是全人类共有的,那么,只要对一种语言进行真正深入的分析,就可以发现语言的普遍现象。他对此曾作过一个出色的比喻:要知道铁元素的化学和物理性质,只要在实验室里对一个样本进行详细分析就够了,根本没有必要对世界上所有的铁矿出产的铁逐一取样分析。

乔姆斯基认为,在语言研究乃至人类社会研究中没有理由放弃自然科学的一般步骤。因此,他在其研究工作中采用了一整套理性的、严密的自然科学的方法,目的是为了对语言现象做深入的解释。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们只在大量语料的基础上描述“是什么”,转换生成语言学家的注意力却在于解释“为什么”。可以说乔

姆斯基的理论自始至终都是解释性的和为解释而创立的。

同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研究中采用经验主义的方法相反,乔姆斯基认为,任何真正的研究工作起码都得有一个关于研究对象的预设,不可能有所谓的“纯粹经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是广泛收集语言材料。要说明一个问题,必须从书面语言中找出材料,让材料说话。近年来口语研究有所加强,许多语言学工作者更是不辞辛劳,提着录音机走街串巷,录下大量口语中的句子,用以说明一个观点,乔姆斯基的研究方法则与此完全不同。他注重“内省”的方法,自造例句,以自己的语感作为判断标准。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声称,凡是语言学里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发现,其所根据的语料都不是靠收集得到的,而是靠“内省”的方法得到的。他们认为语言研究不仅仅要研究合格的句子,还要研究介乎合格与不合格之间的句子,甚至还要研究不合格的句子。为了说明一种语法现象,他们往往会造出一些佶屈聱牙、稀奇古怪的句子来。这里仅举一例:

(3) I wonder who John believed that Mary would claim that Bill would visit.

我想知道约翰相信玛丽要求比尔看望谁。

转换生成学派的著名学者罗斯(J. Ross)曾明白无误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如你真的想了解语言中所发生的情况,别把眼光老放在 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农夫杀小鸭)之类的句子上。使人感兴趣的现象出现在合格句与不合格句的边缘地带,只有同冗长而且复杂得不可思议的句子打交道时才会看到。”这些个“冗长而且复杂得不可思议的句子”从书本上是断无觅处的,只有依靠语言学家的“内省”。

凡是对生成语法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乔姆斯基的理论变换得太快。他不断地抛弃旧理论,不断地提出新

理论。这是乔姆斯基理论脆弱的表现吗？不是，恰恰相反，乔姆斯基理论的这种“朝令夕改”，正说明了他的理论的强大的生命力。这个问题必须从方法论上看，同结构主义学派研究方法上的逻辑实证主义相反，乔姆斯基推崇的是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的证伪主义。在乔姆斯基看来，理论的科学价值就在于它的可证伪性。科学发生于问题，并始终在推测中前进；在前进中理论不断受到证伪，同时又遇到新的问题。科学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发展。乔姆斯基在《管约论的一些概念和结论》一文中申明：“任何语言和语言理论或是任何真理的断言，如果它是严肃的，那么支持的证据就会是、也必须是非结论性的，我们将总是寻求更多的证据，追求对给出的证据的更深的理解。这些证据也许会导致理论的变化。”可见，在乔姆斯基理论的发展和形成中，清楚地表现出波普哲学的证伪主义因素的深刻影响。

四

尽管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已经风靡全球，但在我国了解生成语法，用生成语法理论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尤其是语言学界还存在着对乔姆斯基主义的一些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认为乔姆斯基提出的一整套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换规则是莫须有的。有人对转换规则提出了疑问：人们在实际说话时真的会运用这些规则吗？显然，对转换规则持这种疑问的人是混乱了生成语法理论中必须区分的两个基本概念：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所谓“语言能力”，指的是人们掌握构成一种语言所有话语的基础的代码的能力，是支配语言运用的内在的知识；而“语言运用”是上述代码在使用语言的实际情况中的实现，也就是话语本身。生成语法只研究语言能力，而不考虑语言运用问题。所以，转换规则 and 实际语言的使用不应该拉在一起。

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乔姆斯基所说的“普遍语法”是任